



# 上艇，越看越美 名片，越擦越亮

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

同样是穿越了城市中心地带，同样是水道蜿蜒且河上多桥梁，与波士顿查尔斯河共享着一些特质的上海苏州河，它能成为又一项全球知名赛艇大赛的举办地吗？昨天傍晚，随着第二届上海赛艇公开赛（简称“上艇”）的圆满落幕，也许不少人的心中升起了新的也更长远的期待。

去年首届举办即赢得满堂彩的“上艇”，似乎从没人担心它会“出道即巅峰”。也是，在赛事组织更规范细致，赛事内容更多元创新，苏州河水质稳步改善，河畔风光连点成景的基础上，“上艇”这项申城自主品牌赛事的“剧本”理当节节走高。

中国赛艇协会副主席、“上艇”技术代表李建新认为，自去年创办便一鸣惊人的“上艇”，它其实给国内赛艇比赛的举办提供了一条新思路。“虽然苏州河宽度有限和多桥梁的条件，让六条艇、八条艇同场比赛的画面不可能在这里出现，但这里有非常美的城市景观，有很好的观赛氛围，有配套的便利设施，市民们都会自发前来。所以，当初在把办赛地点定于苏州河后，我们对竞赛规则专门做了针对性的修订。‘上艇’的反响如何，两届办下来，大家都看到了。”

今年“上艇”的赛事口号是“艇力重燃”，旨在通过赛艇运动积极向上、奋力拼搏的精神，凝聚城市能量，彰显申城魅力，以“上艇”助力上海提升“世界影响力能级”。

从英国泰晤士河上跨越百年历史的“亨利杯”皇家赛艇比赛，到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河赛艇大赛，放眼世界，不少赛艇底蕴深厚的城市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传统赛事。说回上海，我们这座城市与赛艇运动也有着不浅的渊源。

早在1852年，黄浦江上就举办了历史上第一场赛艇会。1905年，中国第一家赛艇俱乐部——划船俱乐部在苏州河畔成立。1956年3月，当时的国家体委决定在上海、武汉、广州建立划船俱乐部，上海选定龙华港口镇为建部地址。1956年8月，上海从全市选拔了30多名运动员在划船俱乐部培训，他们既是上海第一批赛艇运动员，也是新中国赛艇事业最早的开拓者。如上种种都可印证“上海是中国赛艇运动发源地”的这句话。而今，“一江一河”滨水公共空间贯通和品质提升，则为“上艇”的举办提供了一个理想载体。

这回“上艇”开幕时，世界赛艇联合会秘书长文森特·盖拉德发来祝贺视频。他说：“上海是拥有悠久体育传统，特别是赛艇运动开展史的著名城市，连续两届上海赛艇公开赛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非常期待未来在上海举办的其他赛艇赛事。”实际上就在9月时，国际赛艇联合会代表大会已将上海确定为2025年赛艇世锦赛的举办地。



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李一平

## 凭硬功夫拆解难题 不见不散不负期待

“开心得跟中了彩票一样”，当第二届“上艇”的办赛消息终于在10月11日官宣时，许多跃跃欲试的赛艇爱好者都不禁有了这般窃喜。原因无它，在疫情尚有起伏的情况下，每场大赛的举办都会较以往更具挑战。正因来之不易，所以当“上艇”启幕时，参赛队和参赛者们便愈加珍视这项年度盛会。

因为赛事对参赛队和参赛者实施了“酒店+赛场”的集中管理办法，所以这回他们的活动范围变小了。但从记

者的现场采访来看，大伙对这一新规非常理解。

“特殊情况下办赛确实不容易。‘上艇’已经成为很多国内赛艇人一年一度的期待了，一比赛就跟年会似的。大家都忙着准备比赛和叙旧，所以哪怕是集中管理，影响也不算很大。”上海海洋大学赛艇队主教练、原中国国家队运动员孙健说道。

同济大学赛艇队舵手许灵辰则说：“本来一直担心比赛办不了，后来听到官宣消息，开心得跟中了彩票一

样。因为防疫而多出来的一些环节，我和我的队友们都挺能理解的。”

本次，“上艇”组委会根据市疫情防控总体要求，制定完善了《2022上海赛艇公开赛疫情防控方案》。除较为常见的《健康安全责任书》和14天自我健康观测表格外，赛事还实施“酒店+赛场”的集中管理办法，参赛队和参赛者在完成报到手续后不得擅自离开这一活动范围。而与之配套的则是，本次赛事的官方酒店较去年更靠近赛场区域，它与上下水码头间的车

程仅约6分钟。

另外，赛事组委会在赛场区域各入口处均设置红外测温点和“四码”（场所码、随申码、行程卡、核酸检测信息）核查通道。所有人员都是在持有24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的情况下，方能进入赛场区域。

以用心换放心，以细心得安心。“上艇”舞台上的赛道不止一条，科学构筑防控网，全力把控赛事风险，在这件事上，所有“上艇人”都齐心协力。

## 六十余载风貌易 “一江一河”织锦绣

用苏州河边商铺经营者的话说，每逢“上艇”办赛期间，来此休闲放松的本地市民会明显增多。“阿拉（我们）是来看看苏州河变化的呀，正好也看看比赛。在这里办比赛，风景特美了。”不少观赛市民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。

在慕名而至的众多市民中，有一对银发夫妇在看比赛时显得专业，也格外投入。87岁的白植庆和82岁的陈竹君，年轻时他们都曾是赛艇运动员，并因项目结缘继而组成了家庭。而在运动员身份之外，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（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）的白植庆还是一位高级工程师，曾任上

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一职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，忙于备战市运会、七城市锦标赛的白植庆和陈竹君，他们的水上训练地点就是苏州河。“当年我们在苏州河集训的时候，河水比较脏的。现在变得很干净了，两岸的建筑也变得漂亮了，希望这个比赛能在这里长久办下去，也希望我们国家的运动产业能够越来越兴旺。”

2001年，作为上海国际艺术节公益活动的一部分，同时也是对苏州河水质综合治理工程阶段性成果的一次展示，复旦大学、交通大学两支校赛艇队在苏州河的江宁路桥至乍浦

路桥段进行了一场比赛。原中国国家赛艇队运动员、现任同济大学赛艇队教练的周意男，他便是2001年时那场比赛的参与者（当时就读于交通大学）。在他看来，苏州河及其两岸风貌，在近20余年里也有了惊人的变化。“就是完全想不到，变化很大。所以每次来参加‘上艇’，我都一定会拍很多照片。”

上海的“一江一河”，它们记录下了城市的发展脉络，也承载着城市的未来发展之路。而从“上艇”落子苏州河开始，这项上海自主品牌赛事便也与城市的未来变得愈加血脉相通。

